煙嶼樓讀書志

清內閣中書舍人徐先生墓表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八日柳泉徐先生卒年六十其友董沛流涕言曰自謝山太史歿吾鄉之學統幾絕先生以經術文章主盟壇坫後進高材生咸北面稱弟子四方知名之彥以事之四明者皆願望見顏色出所業相證問而不佞遊處三十年時以一得之愚請益於先生而先生時啓發之嗚乎一老東南人才所視爲標準者也今而後吾黨之士其誰與爲質耶先生名時棟字定宇一字同叔學者稱柳泉先生其先出偃王在太末者爲大宗唐光化閒自衢遷台宋南渡後自台遷明遂爲鄞縣人曾祖嘉獎卜宅月湖之西祖廷芳貤贈奉直大夫父桂林由武生授營千總詔旌義行贈奉直大夫母李氏贈宜人陳氏封太宜人先生爲義行第三子陳出也姿性通敏委已於學成諸生充道光癸卯優貢旋中丙午

舉人以輸餉授內閣中書自其少時有志著述兩上春官即家居
不復出湖西烟嶼樓藏四部書六萬卷盡發而讀之丹黃雜下徹
夜不倦對湖居人恆以五鼓望先生燈火候晨旦燈滅俄頃而天
明矣洎遷城西遭兵火之厄圖籍俱盡乃營新宅購藏如其舊寢
息於中老而彌篤窮年兀兀著書數百卷余屢館其家恆出其篋
笥之帙而相與討論之故知先生之學者莫余若也先生覃思精
詣治經有心得不傍漢不徇宋常主先秦之書以平衆難故不蹈
近人墨守之弊尚書湯誓有二一爲伐桀見於今文一爲禱旱錯
見於古書梅氏竊取古書以綴湯誥而禱旱之誓湮矣先生正之
則有逸湯誓考太誓亡於秦火河內女子所獻亦僞書也近代崇
漢學據以爲眞先生非之則有三太誓考言詩音者始自陳第亭
林輩繼之往往以漢魏之韻強合古音先生以詩證詩分爲七部

而周人之韶著焉則有詩晉迺避寇建陳閉戶說詩以褒裳爲告密以葛生爲悼亡以猗嗟爲誇背以賚般爲祭太山之詩以下武爲美成王之作其他箋釋雜引諸經解之則有山中學詩記讀允宗之書而嫉其疏也則有春秋規萬讀西河之書而斥其妄也則有舜典補亡駁義四書毛說駁正又嘗補宋輯之逸經校雠刻之呂覽以暨埜經國語皆有論著此則先生羽翼經傳之功也四明舊志宋元凡六家先生購而刊之其考異也曰札記其補闕也曰佚文其述諸家之傳也曰作者其摭前人之議論也曰雜錄而山經鄉志之屬以其目附焉曰餘考爲宋儒袁正獻公請從祀創四明未有之舉詳其本末曰事實錄考其系代曰世譜略舒氏子孫刊文靖遺集屬先生審定之先生參核羣書以糾近刻宋元學案之謬曰新校廣平學案邇年修縣志當事請先生主之商搉凡例

仿史館列傳之體徵引文句各注本書所採踰千種建議爲貞烈節孝請旌一邑至千餘人而擇其尤著者人自爲傳以列之新志搜訪鄉先正詩文上自漢唐以迄於元䡄諸家耆舊之集而益所未備凡數十册此則先生表章文獻之力也他所撰述若假王志若北宋譜疏證若家傳若言行記思舊記皆徐氏一家之書亦精確可傳後者先生論文漢以司馬氏爲宗而參以劉向唐以韓氏爲宗而參以柳宗元故所作宏深雅健亦有衆長詩則浩浩直達無門戶之習樂府法漢魏詞近蘇辛其餘事也詩集十八卷已梓行文集四十卷以命其甥葛祥熊刻之我朝二百餘年經術如惠定宇江愼修王伯申文章如姜西溟惲子居姚姬傳皆元明以來所不易見然而兼是二者自望溪皋聞而外亦無多焉望溪研究義理而不甚長於考證皋聞則申明漢儒猶是專門守已之學其

文章雖無愧正宗而經術則各據一是也先生之文章中立乎方張之間蓋庶幾矣至其沈潛遺經按據古訓本漢經師之家法而於宋代講學諸儒亦闡發不遺餘力信乎其爲通儒也前娶朱氏同縣人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三日卒年三十三再娶葉氏慈谿人咸豐十年十二月五日卒年三十五先生前四十五仲兄子隆壽爲後以佐振議敘九品銜後納妾鮑氏奉化人生子隆壽尙幼女四長嫁舒懋徵次嫁吏部主事凌忠鎭三字吳世乘四未字孫三人正塘正堤正坫孫女二人先生卒之明年隆壽以四月朔日葬先生於縣西南王杜陳陳徵士勸爲之誌又明年乃請表墓嗚呼三十年來先生之益我多矣余幸得稍知古今而不以荒陋自晝者先生之力也先生臨歿猶嗚咽執余手鄭重以遺文相屬今而後四明之學統其誰繼之耶不腆之文以表先生余非徒哭其私

也已光緒元年四月同縣黃沛表

煙嶼樓讀書志目錄

先大父筆記非先大父手定本也大父歿後先府君傾脊刻其遺箸復裒輯賸墨凡書隙紙尾零篇斷句手抄成帙名曰

烟嶼樓筆記請吾師陳詠橋董覺軒兩先生審定藏之篋衍今去府君歿二十又七年先大父釆下方來爲長及今不編訂成書恐遂散佚以滋辠戾乃取原稿重抄一過屬吾友慈溪馮孟顓貞羣校閱孟顓讀書精審於凡徵引必取原書校定其可類分者釐爲讀書志十六卷審愼別擇編爲定本昔吾大父跋閻徵君潛邱劄記嘗謂其所錄各條皆漫無斷制發揮者又往往爲當日摘出備用之語爲日既久雖百詩亦茫然不知摘此何爲者而子孫乃刻以問世可謂不愛其先人云云又今所編讀書志孟子志中有云若言事錯誤子孫可以正其祖父弟子可以正其先師謹本斯旨爲刪節若干條修正若干條與孟顓商推既定重念先大父讀書之勤與府君裒錄之苦心是用付之排印以永其傳非敢戾先志以

問世也既成遂識其原委如此戊辰清明節第二孫男徐方來謹識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一

鄞 徐時棟

經一

書

堯典首稱曰若稽古帝堯其下皆稱帝曰至四岳薦舜曰虞舜以後其稱堯者爲帝稱舜者爲舜格汝舜舜讓于德舜格于文祖直至堯崩戢舜命詞始稱帝曰而猶恐後人疑爲追述帝堯之辭故於第一帝咨四岳之詞仍稱舜曰其後連用十七帝曰至末處敘舜生平則復稱舜以其堯典中記舜事不得不爾也今自愼徽以下割爲舜典上冠以曰若稽古帝舜云云然則烈風雷雨弗迷之下所稱帝曰即帝舜乎此理極平常而割裂經文

者茫然不察也上云曰若稽古帝舜既以舜爲帝矣下即接以
恊于帝此帝字忽復指堯從古至今有此書法乎臯陶謨益稷
皆稱舜爲帝豈有舜典中反稱舜者禹貢首稱禹敷土末稱禹
執玄圭以是時禹爲舜臣故不稱王甘誓湯誓以至周書諸誓
誥皆稱王曰未有他例商人最質然盤庚三篇惟叙事稱盤庚
而述誥詞則必稱王若曰高宗肜日篇首既稱高宗下即云乃
訓于王曰金縢合叙武成二王事其前之王有疾爲王穆卜王
其罔害王翼日乃瘳皆武王也其後之爲詩以貽王王亦未敢
誚公王與大夫二公及王王執書以泣王出郊皆成王也蓋中
間有武王既喪不利孺子等語紀載已明不至疑成爲武也顧
命合叙成康二王事其前之王不懌王乃洮頮水王曰王崩皆
成王也其後之王麻冕黼裳御王册命王再拜興王三宿王答

拜王答拜王出在應門之內王義嗣德王若曰王釋冕皆康王也蓋中閒有乙丑王崩逆子釗于南門等語紀載已明不至疑康爲成也若堯典一篇敘二帝事中閒帝乃殂落舜格文祖等語亦旣紀載明白凡舜命詞可以稱帝曰矣而史臣則以爲是堯典中敘舜事也惟恐後人疑所稱帝曰爲追敘帝堯之詞故大書特書於第一次命詞著舜曰二字至篇末總敘生平在十七稱帝曰之後可以稱帝生三十矣而史臣則以爲堯典中敘舜事也惟恐後人疑所紀三十等語爲總敘帝堯之事故大書特書於生三十上著一舜字其詳愼如此其明白如此而妄人者乃割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或割帝曰格汝舜以下爲舜典或割正月上日以下爲舜典或割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其尤妄者造爲舜典存後半而亡前半之說於是取月正元日以下

爲舜典下半而居然抄史記舜紀文爲舜典補前半之亡號曰舜典補亡刋刻行世夫紀居事於虞書述舜事於堯典合兩朝爲一朝曲體兩聖人授受天下之苦心幷爲一典以成空前絕後之書此等識見固非庸妄鉅子所能知者即以史法論之既已爲舜典矣舜既帝矣而乃於稱帝之中一稱舜格再稱舜曰三稱舜生天下有如是背謬之史例乎哉若謂上古之世風氣淳樸史臣質實故雖三稱舜而不以爲非然則堯典何以自首句紀實外通篇稱帝而不稱堯皐陶謨益稷中何以通篇稱帝而不稱舜吾嘗謂割堯典下半當舜典者倘其能改三舜字爲三帝字即許之補亡若幷此不知是非特無知妄作抑亦不識字矣古今史事風氣雖異而其例則一金縢顧命紀事之史也但須叙述明白前後王皆稱王可也正如後世紀事文中及兩

朝者曰洪武朝帝何爲何事永樂朝帝何言何語至於紀人之史後世之本紀也漢高祖紀中必稱後帝爲孝惠唐高祖紀中必稱後帝爲太宗正是堯典中稱舜之例也

毛大可奇齡以堯典之月正元日以後爲舜典下半自以爲讀書得閒顯然左證者有曰春秋戰國閒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祗在愼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如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類而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此則眞舜典矣云云余謂此妄語也假令古人引月正元日以後經文有稱舜典者則其說尙可通今並無有何得以爲據耶說文心部引五品不遜遜作愻而稱唐書此四字非在月正元日後耶而曰唐書唐書非堯典耶許氏書用孔氏不妄言也　堯典或稱帝典或謂之虞夏書或謂之虞書或謂之唐書但未有稱

舜典者舜典別有一書亡之久矣何得與堯典混乎說文禾部引稘三百有六旬與心部同稱唐書而辵部引旁逑孱功人部引方鳩僝功皆稱虞書

尚書紀帝王生卒未有詳盡如舜者詳盡如此而後人猶紛紛妄說眞是怪事其最著者莫如史記帝王世紀史記謂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既舉舜而舜復耕漁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又云舜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世紀謂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五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歲（史記集解引此歲亦作年吾以意改正此謂舜生年與上二句說堯在位之年年字不同）壬午即眞百歲癸卯南征崩于鳴條其紀堯謂甲午徵舜

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已崩皆與堯典絲然背謬近有李鍇者
竊繹史作尙史以史記世紀合之尙書作舜本紀其敘舜年合
堯典此語而取世紀是又失之眉睫者矣今本堯典作舜年表
而以史記及世紀附爲白文後以意討論經文而不及遷謐經
正斯無邪慝固不必更與之相詰辨也

舜年表

舜生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史以孝聞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徵庸登 降二女愼徽 五典
三十一 史一年成聚 和舜爲用	三十二 詢事考言三 載 史二年成邑	三十三 正月上日受 終於文祖 史三年成都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史攝行天子 事

五十一 紀舜代行天子事	六十一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 史謂升[illegible]代堯踐位	七十一	八十一	九十一	百一
五十二	六十二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七十二	八十二	九十二	百二
五十三	六十三	七十三	八十三	九十三	百三
五十四	六十四	七十四	八十四	九十四	百四
五十五	六十五	七十五	八十五	九十五	百五
五十六	六十六	七十六	八十六	九十六	百六
五十七	六十七	七十七	八十七	九十七	百七
五十八 史堯崩	六十八	七十八 紀堯崩	八十八	九十八	百八
五十九	六十九	七十九 紀舜即位	八十九	九十九 史南巡狩崩於蒼梧	百九
六十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三十在位	七十	八十	九十	一百 紀南征崩鳴條	百十 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生三十徵庸舜生三十歲被徵而登庸也師錫帝曰有鰥在下
徵也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庸也試者用也即徵庸之庸集傳
解作姑試故以降二女爲堯將試舜則豈有降女試人之理耶
於是而舜在朝矣愼徽五典諸事皆自此年始　帝曰格汝舜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自徵庸至此凡三載也是歲舜年
三十二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格汝舜之明年也是歲舜
年三十三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自受終至此二十有八
載也是歲舜年六十矣　三十在位徵庸以後又三十年也正
謂舜六十歲事舜三十二歲堯曰汝陟帝位命之即位也舜讓
于德弗嗣不敢即位也三十三歲受終于文祖雖不在天子位
而實行天子事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也至此而堯崩矣天下
不可一日無君受終已二十八載矣亦不容更有他讓其行即

位禮雖在明年而即帝位實在此歲故曰三十在位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帝殂落之明年也是歲舜年六十一矣僞孔以格文祖謂在服堯喪三年畢後此誤解上文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及誤據孟子三年喪畢之文也夫三年云云者終言之也非以月正元日謂在此三年後也若孟子云云則戰國時傳聞之說非實事也且如孟子言三年喪畢後尚有避南河之南事又必待朝覲訟獄謳歌者無不歸舜其閒不知幾經歲月而後至中國踐天子位焉得於喪畢後月正元日遽格文祖乎前儒據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卽位改元以駁僞孔然此猶後世之制也經文明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是徵庸之年至在位之年首尾三十一年也而詢事考言三載合之二十八載堯崩確是三十一年鐵據如此又何疑乎　三載四海遏密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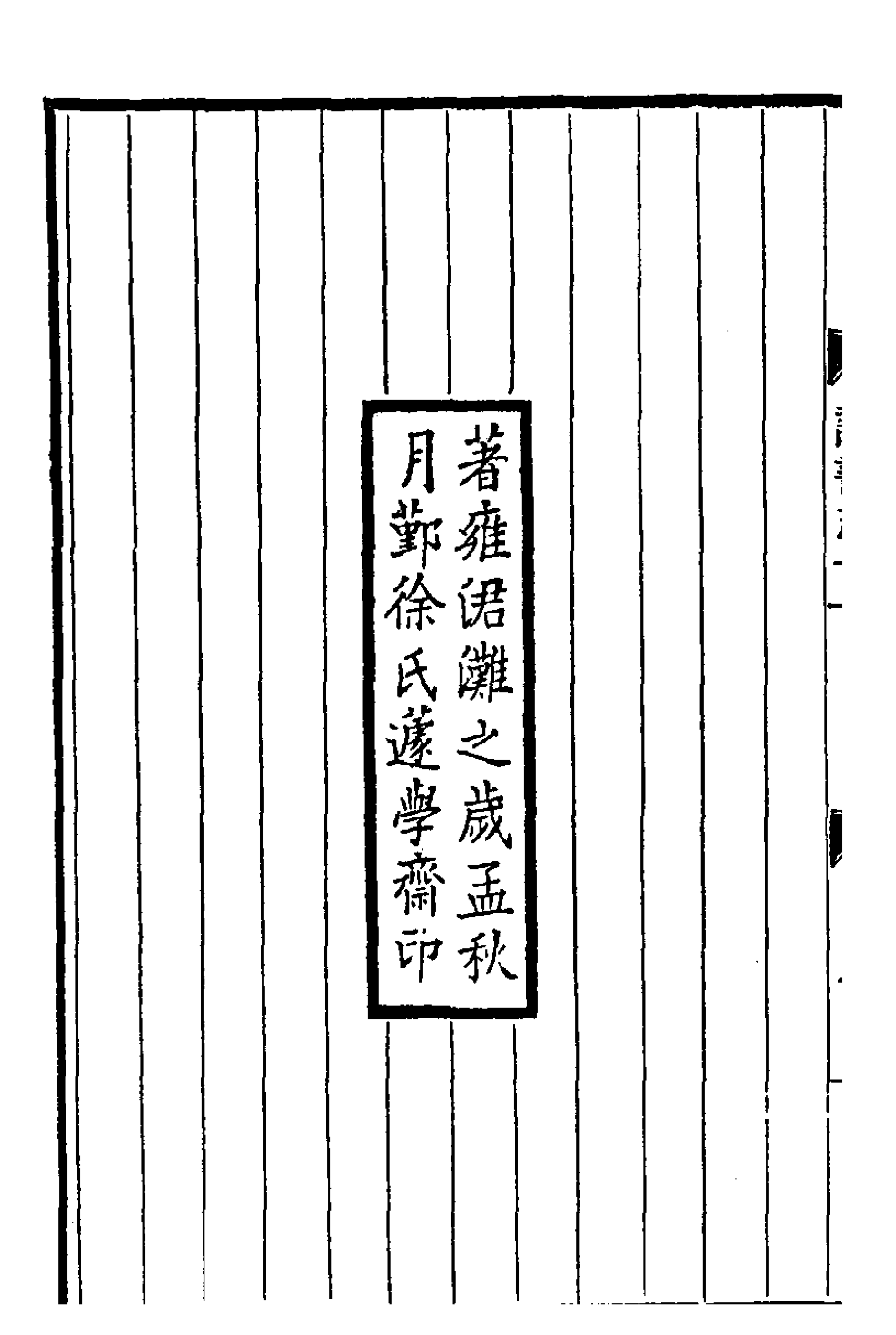
晉此史臣紀堯崩而終言之謂殂落之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之中四海遏密八音其死也哀天下之哀堯如此堯典合紀二帝此上紀堯事故終言堯崩此下紀舜事故篇末終言舜生死語詳余舜典補亡駁義中毛大可駁朱子舜年百有十歲之語謂尙有服堯喪三年未數舜年一百十三歲夫統紀舜自生至死至於詳盡如此豈有合其服堯喪三年不敘之理若服喪之年例不敘入則君父一也尙有服瞽叟喪三年服母喪三年合之服堯喪三年舜年一百十九歲矣然則此三載實終言之舜格文祖之明年也是歲舜年六十二矣　五十載陟方乃死自格文祖至此五十載也是歲舜年百十矣

古人著書謹愼後人讀書荒略盤庚三篇第二篇云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云云第三篇云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

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云云皆無王若曰字以叙次明白不至疑爲他人語也而第一篇獨著王若曰三字于王命衆悉至于庭之下例以後二篇即無王若二字亦斷然是盤庚語若謂史臣尊君故於首篇特著此三字則何不著之於篇首出矢言之下而乃述其誥辭已百言忽復憶及之乎況上云王命衆悉至于庭明著王字亦既尊之矣何必復加王若二字余嘗反復其詞始恍然大悟蓋出矢言以下之曰字是當時不肯遷之大家世族之言也自我王來至底綏四方並是其語故其下特復稱盤庚云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云云在位者即是大家世族倡民爲浮言者也蓋盤庚既聞此言乃召而訓誥之故曰王命衆悉至于庭而恐在位之言與盤庚之言相混乃特加王若曰三字以別之其謹愼如此而後人不知也

于今五邦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今將遷殷爲五遷前儒謂五遷俱指先王言不得以遷殷混入數內故鄭康成王肅皆云湯自商徙亳爲二遷毛大可曰此强求五遷不得而故析一以合之夫商亳本一地湯自南亳徙西亳祇一徙也安得以始居爲一徙乎余謂大可喋喋譏人而已亦不見經文夫經言五邦不言五遷經中五邦與序中五遷雖同是五數而義則迥別經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曰邑曰邦則商一也亳二也囂三也相四也耿五也何不可者始居不得謂之徙豈不得謂之邦乎歷數邦邑可舍始居之地乎鄭義甚精毛爲妄訾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一



著雍涒灘之歲孟秋
月鄞徐氏遯學齋印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二

鄞　徐　時棟　同叔

經二

書

墨子兼愛中篇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墨子所引同一出處也下四句皆連文其所出之書亦必連文可知也而僞書於中閒横加天視自我民視二語已大無理而又於在予一人句下加今朕必往則妄之極矣夫既罪在予一人而又曰必往將安往

乎將往而伐予一人乎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云云以不勝歸罪於己其意甚明白也今無故而歸罪於己而又將誰伐乎然則武之歸罪於己何哉曰此必非伐紂之誓也墨子明言之矣蓋告泰山隧之辭也其所以告者論語言之矣蓋因大賚而告泰山者也其所以大賚則因紂行虐政之後民不聊生武既得天下收窮民而大賚之而因告諸神祇也其歸罪於己者欲神之加福於百姓猶湯禱旱而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此其義甚明白而豈伐紂之誓乎且論語不言所出而墨子稱傳墨子引書甚多有稱篇名者有云先王之書者有稱某朝書者或稱傳曰則上必冠爲先王之書從無引尚書而單稱爲傳者試臚舉之故夏書曰（七患）殷書曰（又）故周書曰（又）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尚賢中）湯誓曰（又）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又）

于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尚賢下）于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又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尚同下）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又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又于先王之書泰誓之言然曰（尚同下）泰誓曰（兼愛下）且不惟泰誓爲然禹誓亦猶是也又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又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曰（天志中）泰誓之道之曰又商書曰（明鬼下）夏書禹誓曰又于古曰又（此亦似引書詞古者蓋稱其篇疑有脫文）且禽艾之道之曰又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非樂上）于武觀曰又于仲虺之告曰（非命上）于泰誓曰又于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非命中）先王之書泰誓之言然曰又有于三代不國有之曰又于召公之執命于然曰又禹之總德有之曰（非命下）仲虺之告曰又泰誓之言也于去發曰又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公孟子亦二字當誤篇名也）歷歷如此而引雖有周

親之尙書且同是尙書中之泰誓而獨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云云其非書詞亦明甚矣且此引見兼愛篇而兼愛篇固嘗引泰誓矣一篇之中引此則稱傳引彼則曰泰誓尤事理所必無者

造作僞書有於無意中自露破綻者卽如古人紀日之文曰某日某甲子越幾日某甲子所謂幾日者必連前所記之日數之如召誥云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又曰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又曰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云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是當時史官紀事體例如此而僞古文武成獨曰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是以越四日爲越三日矣卽此一端其僞顯然而其僞作畢命則又曰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體例與古史合豈有所本耶卽以紀日

觀之武成之僞顯然而紛紛更定竄亂原文未必不爲作僞者所竊笑也按三統曆譜嘗引武成矣中有云粵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與眞書若合符節然則何得不信此而疑彼乎凡尙書篇名見書中者皆即書中字摘以名篇者也其紀事之辭如高宗肜日西伯旣戡黎之屬其紀言之辭如大誥爾多邦爾殷遺多士君子所其無逸告爾四國多方之屬皆是後人取書中字以名其篇非如後世文士先造篇名而後作書也不特書也詩經亦然觀鄭風中有兩叔于田則後篇特加一大字以別之論語亦然因上下論中有兩季氏篇則前篇特改八佾以別之此古人著書後人名書之通例也而僞古文旅獒篇獨曰太保乃作旅獒以訓于王旣非紀事又非紀言直是書序今文二十八篇中無此例也夫旅獒何解乎就其文義曰西旅底貢厥

獒則旅獒二字名篇可也以之屬辭不可也而曰太保乃作旅獒詢問旅獒是何物而太保作之乎其僞顯然

金縢未可以戚我先王孔傳戚近也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按此語殊不可解疏釋傳意謂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爲遠也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按如此則經文未可上必當有一王字詞例才安且二公曰我其爲王卜之而周公曰王未可以死所答非所問語意亦全然不貫至傳云相順之辭雖疏亦不能解故隨聲附和但加是也二字了之是孔傳不足據也疏又引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按如此則經文未可必須改爲不必詞例才妥且九齡與三之說豈可據

之以解尙書況既知必瘳而又爲壇册祝願以身代則直貪天功爲已力矣疏但以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尙不知而慮先王憂之以駁鄭義尙未盡也是鄭注尤不足據至蔡傳云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按此說大略得之特下文册祝之詞直以武王生死責之三王是二公爲王穆卜不過問王吉凶其憂惱先王者猶小而公乃向之責命其所以憂惱先王者較二公不啻倍蓰則將何說以處此乎是蔡傳亦未爲盡善也愚按鄭注之妄妄在解義而其訓戚爲憂則確不可易蔡傳得其大略而解未可二字則尙未精審譬之國家有難當告於君若以目前禍患危迫之狀詳悉入告徒使吾君憂慮而已未可也惟籌度利害畫定一策以策事入告使吾君采用不致徒憂斯可矣夫武王有疾而二公卜諸先

王先王知其將死而無如何是徒憂我先王也未可也惟公以至誠代死之詞告先王先王雖憂愁於心而得藉手此詞以請命上帝則庶幾事或有濟而可以無憂我先王矣蓋未可二字當精審如此

或問武王之疾周公知其必死乎曰知之疾至不可為良醫且知之而況聖人且如生死尚未可知而張大其事曰代某之身得吉卜而曰予小子新命於三王不又貪天功為己力乎然則知祝之之必瘳乎曰未敢必也必之不待卜矣然此聖人之謙德也孝子慈孫一誠可以回天而況聖如周公大抵金縢一篇所以記周公之至誠也始以誠格祖考格上帝繼以誠動天威終乃以誠感幼主其理至微非至聖不能享天心如此後人疑之妄矣

氐詩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周禮占人君占體禮記玉藻君定體鄭注謂視兆所得也皆此體字鐵板注脚特三王在天之靈能知武王生死而不能主武王之生死也武王生死上帝主之公方以身代之說乞三王請命於帝縱使三王許爲之請帝之許否未可知也祝已卽卜事在俄頃而何以卽得吉卜公何以卽決其罔害而武王翼日竟瘳何也曰鬼神之德至盛聖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此斷非後世儒生所可臆測者然由常情度之三王能請命於帝而不能徒請於帝有公詞則可以請也公能知三王藉詞可以請命而不能知三王之許請與否有龜卜則可以知也然而三王之愛武王亦必同於周公若果藉詞可以請命萬無不許之理而公乃曰爾之許我爾不許我又何也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事在他日營洛之時此時公不能知

天命之永焉否也命永則三王將請之而帝亦許之不永則請亦無益此惟三王知之而公不能知也至旣得吉卜而後知三王必請帝必許周必不墜天之降寶命而王疾必有瘳也故曰王其罔害也

蔡傳於納册金縢匱中注云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前周公啓籥見書者啟此匱也後成王欲卜啟金縢者亦啟此匱也按下文明云以啟金縢之書又明云得周公之說則成王所啟者自然即此金縢之匱不待智者始曉也而謂周公啟籥即啟此匱則讀書亦頗不精審矣夫啓籥見書公在壇上卜龜時事也納册金縢匱中公歸後事也若果同是一匱公不於卜吉時即納此册而必待歸後重啓匱而納之此何意乎書以金縢名篇經曰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

縢之書是金縢之爲物必國家鄭重之器其中所藏果僅卜筮書與否非後人所能臆測而其物則固非公可攜以自隨者也若所謂啓籥見書者則不過卜筮之書如周禮太卜三兆卜師四兆之類公固可與祝史並攜以往者而謂卽金縢可乎

王鏊之與王喪相距不知幾年禮記謂武王末受命又謂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乃終其言雖不可盡信而本朝人說國初時事終有影響較之史記等書爲可信大約武王之崩與其得天下相去要不甚遠然則公以至誠格天而僅僅得此數年庸有濟乎曰此不知當時事勢者之言也是時武王之命所謂雖加一日愈於已也夫武王遲數年而後崩而旣崩而流言卽起矣武庚卽叛矣大誥多士多方雖以周公之聖而大費經營如此假令武王先數年而喪則成王更幼離間之言更得而中之國

事更不可爲而天下岌岌矣周公之爲武王請命全爲周之永命起見非僅僅爲王一身計也故許之則無墜降寶命雖先王亦永有依歸不許則命必不永不復可以事鬼神上帝雖珪璧亦無所用之也或曰公之聖不減武王豈王喪而遂有此慮乎曰此尤不知當時事勢者之言也夫兄弟相及殷家常法是時周方承殷有天下而改爲傳子嗣子幼沖公不能不輔之而以國家新定之日身處嫌疑之地外既有誕敢紀叙之武庚內又有妄思相及之管蔡此其難易較之武王未喪之日相去何啻倍蓰耶武王遲數年始喪然猶多難如此而況可克商二年而遽喪乎然則公之請代其得已乎不得已乎

人情風氣愈下愈薄故前古之事有必不可行於後世者聖人知其然也不惜改變舊例以爲定法苟或生今反古則禍亂立見

是故君臣相禪至美也自夏后傳子爲定法苟或反古卽爲戰國之燕矣兄弟相及至美也自周家傳世爲定法苟或反古卽爲春秋之吳矣蓋反古生禍亂在三代時已然不必後世也特周家改及爲世其法自武王定之乎抑武崩周公立成王始定之乎曰此事書傳無明文前儒亦無論及之者吾讀逸周書武儆解而後知其法實武周兩聖人所共定者武儆解曰詔周公且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誦者成王名也此篇僅八十餘字孔晁無注後之校者亦謂其殘缺而其中存者文義顯然如此且文儆解爲文王立武王爲後之命故篇首曰惟文王告夢懼後嗣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文立武名篇曰文儆武立成名篇曰武儆名義既同又文儆解首云文王告夢武儆解篇首亦有王告夢之語告夢雖不能曉

其爲同紀立後之事則斷斷無疑然則傳世之法公實與武同定然則公之地位與前之泰伯後之季札可以自潔其身不顧國家者其難實萬倍也然則公之請代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

金縢極道順易曉不似諸誥之難解也而後人往往誤解之上云公將不利于孺子則下云我之弗辟辟字明是避執政之位況下文明有辟之之地曰居東明有辟之之時曰二年又明有王悔悟迎歸之文曰惟朕小子其親迎曰王出郊

僞孔欲以此篇證僞造蔡仲之命故訓辟爲法以隮附會于致辟管叔之語既解辟爲致辟不得不解居東爲東征而征東甚遠非即時可以出迎遂不得不解出郊爲郊祭天矣無情無理不知此篇特記郊祭何故夫流言爲其將不利孺子而即興兵往殺起造流言之人罪人既得心暢意滿而以幼主之疑未解擁

兵觀望揚揚在外此雖後世少主臣稍跋扈者尙未敢然必王莽董卓曹操者流而後肆行無忌至此極也而以誣大聖之周公可乎況晉辟爲避曰我之弗避詞義極順而乃用以法法三叔五字解一辟字可乎惟避位故居東義詞又極順而解之爲東征征東而曰居東可乎

周公居東二年近人濟寧許雲嶠鴻磐尙書札記云二年不連周公居東句周公居東特記此語完上文辟字之意也所云二年者成王之二年非周公居東二年也元年流言二年公避而罪人得經文則字斯字正言其得之速非遲之之詞也此蚊蔡傳斯得者遲之之詞也云云以周公居東四字爲完上文以二年爲成王二年立說新巧而實則讀書不精審之過也凡解經而欲以己意更正舊說當以經解經尤當以本經解本經金縢一篇記事最曲折

詳譆篇中至用十六乃字自祝詞三乃字外餘十三乃字皆記事詞也若使周公居東四字自爲一句其事例正與史乃册祝周公乃告二公公乃爲詩一例必當云公乃居東矣使周公居東四字屬上爲文其詞例尤與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一例必當云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乃居東矣此其不合本經者一也周公居東二年句法與既克商二年絲毫無別克商二年非武王即位之二年也則周公居東二年何得隔截其句而以爲成王即位之二年乎此其不合本經者二也且蔡傳解罪人斯得爲始得流言之人本是誤解許不知其誤但以遲速相辨難而不知如其意論之蔡尙速而許尤遲也何以明之蔡謂公居東之二年斯得是相隔纔一年也若許謂成王之二年斯得則流言居東皆在武王始喪之年經文有明證也至明年

而成王始卽位改元又明年而始爲成王之二年是距公居東之歲首尾凡三年矣而罪人始得非欲速而反遲乎吾故曰許之讀書未精審也至其云元年流言二年公避則經文武王旣喪與管叔流言與公告二公與周公居東皆一直說下其閒並無可以分隔年歲之理而許乃云云是直鹵莽滅裂自造典故讀書不精審之過也

罪人斯得僞孔以爲周公已併武庚三叔誅之故其篇末傳云此以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幷見之然而誤也非但征東必不可云居東且東征之詩明云三年此云二年顯然不合蔡氏駁之是也而蔡解斯得謂成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亦誤上文大書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主名確鑿如此何待二年始知夫惟當時確知流言本是懿親故成王不能無疑公不得不避位

若僅是民之譌言不必張皇至此況罪人斯得者得罪人而誅之之詞也若僅是始知流言之人於文亦殊不類又況如蔡解則鴟鴞詩之旣取我子不可解如僞孔則鴟鴞一詩全不可解故愚以爲皆誤然則何也曰愚以爲罪人斯得者成王得管蔡而誅之也蓋武王旣崩周公執政以輔成王管叔與羣弟倡爲不利孺子之說使徧傳國中以閒成王流言者言如水之流甚易而速也流水非無根之物不必解流言爲無根之言至公旣避執政之位居東年餘管蔡見反閒之計不行乃遂以殷叛周夫但倡不利之言尚非大罪公旣避去其言不解自破尤不必追以爲罪而至監殷而叛則眞罪人矣於是成王乃得而誅之是時管叔方監殷王得誅之者經傳不詳不能悉也且夫公之避位居東得至二年之久者以二公在朝也傳所謂召康公與

太公夾輔周室者也然而身雖在外心在王室至是聞誅管蔡既不能無傷於手足之愛而又以朝廷不汲汲討武庚而惟殺管叔是急將來小腆蠢動西土不靜事未可知矣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大意謂武庚既害我三叔而又將窺伺我國家首章揭明大意而傷三叔之因此獲罪次章言我方始立國而即有武庚之外侮三章言國本未立事甚危殆四章言禍患顯著吾心甚迫急而吾言不得不哀切也大旨如此乃王得此詩不喻公旨前既有流言之疑至此復疑既取我子爲咎王之殺管蔡一似以鴟鴞比朝廷者則我方大義滅親公何得以此咎我然而不敢竟責公也故曰王亦未敢誚公蓋雖以周公之聖二公之賢而未易解王疑忌之心者如此至風雷交作啓金縢得公代武之說乃始深信公實無不利孺子之心始知鴟鴞之詩實

憂武庚之禍害國家而非咎我之殺管蔡於是迎公歸國執政如故於是公討武庚而乃有大誥之書故大誥但斥武庚不及三叔一語於是公始東征而有東山之詩故書言居東二年而詩詠東征者三年此吾合之詩書反覆事理而竊以爲差得其情事者也

朱子詩集傳誤信僞孔以鴟鴞爲周公既誅管叔武庚後之詩而亦以鴟鴞比武庚則豈手誅管叔而乃諉之於鴟鴞耶既誅武庚而尚慮其毀室而禁之曰無毀耶全篇危苦迫切之言爲溯往事耶爲戒後來耶皆一無所著故愚謂如僞孔則此詩全不可解也況果如孔說則殺管叔無與王事王何故因此詩而欲誚公管叔方以殷叛公方誅武庚而併誅同叛之管叔正公勤勞王室實事王何至全不知感而反因見詩而欲誚公且一讀

代武之說即知公之勤勞而頌者滅殷餘孽安周大功全不知覺旣不召之歸朝又見詩而欲誚之直待風雷交警啟金縢書始知悔悟此雖後世中主愚不至此而況成王耶

蔡傳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愚謂二公皆不知也冊祝之事聖人以至誠格天理固如此故公之為壇墠必不在國都之中當時蓋擇都外幽僻之地而召冊史及曆執事者同往故曰歸俟爾命曰公歸經文有明證也至卜龜見書亦卽在周公所立壇上祝已卽卜卜已卽啟籥皆一時事史乃冊祝曰云云卽繼以乃卜三龜云云經文亦可證也然則二公不知冊祝焉知卜疾乎公歸不告二公以冊祝之事豈獨告二公以卜疾乎故曰皆不知也

公命我勿敢言漢人皆作一句讀故王莽效周公敕羣公勿言非

但僞孔也而蔡傳非之解謂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則命字萬不可解公又不欲以此事沽名鬼神之理甚微可使由不可使知此公之所以命勿言也且苟非公命勿言則祝史或儻一人百爾執事能不以至誠格天異事相傳告乎而王與二公至相隔數年之久而全不知有此事乎

僞孔本惟朕小子其新逆釋文云馬本作親迎按親迎是也正與下文王出郊文氣一貫僞孔欲解出郊謂出而郊祭則親迎二字無著況謂周公方東征則亦無往師所親迎之理故改爲新逆而傳之云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則上文並無王過雖欲諱公而終未敢所謂改過自新者安屬耶至蔡傳又作新迎謂新當作親又引鄭氏詩傳親迎周公之語謂新爲誤則豈未見釋文耶且非馬非孔亦不知其所據何本

許氏雲嶠札記反駁蔡傳謂康成詩箋至以鴟鴞比成王其臆說無禮如此其他說何足爲據竹書記年亦有王逆周公於郊之語試思周公遠在東方出郊將誰逆乎郊字當從孔傳無疑云云夫以鴟鴞比成王誠康成之臆說也而親迎二字則馬融本實實如此鄭所謂親迎周公者不過述經語耳以解詩有無禮之臆說而并其述尙書經文者亦斥之爲不作據此豈可解經乎又且我之非辟僞孔訓辟爲法蔡傳據鄭氏詩傳避居東都之文解辟爲避許謂較孔傳爲優其語方在前條同一蔡氏書傳據鄭氏詩傳合吾意者較孔傳爲優不合吾意者即不足據此豈可解經乎許氏札記又云即以新字作親字所云予小子其親逆其者擬合如此之詞非果親往也吾嘗謂許氏讀書不精審此語亦其一也然吾因許言更讀經文乃知古人文字謹

嚴貞非爲心人所可妄解者篇中其字當作擬合如此解者凡
四而皆有歸宿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一也而以未可以戚我
先王句爲歸宿册祝曰我其以璧與圭歸俟爾命二也而以卜
吉書吉及公歸等句爲歸宿公曰王其罔害三也而以王瘳句
爲歸宿王曰惟朕小子其親迎四也而以王出郊句爲歸宿然
則親迎即作新逆即解作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而下文並無
遣使之事三其字皆有歸宿獨末一其字漫無歸宿可乎不可
至僞孔解出郊爲郊祭彼不過欲迴護蔡仲之命耳然而有爲
萬不可通者夫風雷告警弁啟金縢羣朝惶惑之時何暇行此
鉅典孔謂改過自新豈貞對天自誓乎且上云天大雷電以風
下云天乃雨反風是王未出郊以前狂風固未息也此其爲時
必不甚久久亦不過一二日間而天子郊天有多少典禮卜日

卜牲謂何容易孔謂玉帛謝天豈盡去一切儀禮專用玉帛而可謂之郊乎是於當日情事已萬萬不可合而以書法觀之上云惟朕小子其親迎下云王出郊文氣一貫明白易曉也今改爲郊祭則上文親迎既無歸宿此處郊天又突如其來古今有此文法乎堯典祭天云肆類于上帝召誥祭天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語例皆極鄭重今乃以出郊二字了之乎且本經記周公告三王自爲壇至册祝詳明如此而成王謝天乃僅僅二字即使一爲本事一爲旁及敘事當分主客顧亦不應簡略如此周公之卜與成王之卜何嘗不分主客然經記周公之卜曰乃卜三龜云云其辭固詳而記成王之將卜曰王與大夫盡弁云云亦不過略是詞例固當如此豈有記郊天大事而僅以出郊二字了之者乎然則出郊必當解爲郊迎周公無疑乃

許謂周公遠在東方出郊誰逆則吾不知東方果在何處遠果安極東方之遠許果從何知之夫以居東爲東征是書之東即詩之東山說固誣妄不足辯其他或謂東都或謂東國或謂東方皆不過望文生義以意揣測之詞而愚則謂東是王城之東其地與都城相去亦不甚遠夫周公爲王卿士而封之畿內則東者公之封國也若此時公尚未封亦必有湯沐之邑則東者公之采邑也辟也者辟執政之位也非辟人而辟世也居也者釋政而退居也非逃之而隱居也是時流言孔急百口莫辯惟公辟執政之位故流言不解而自息矣公雖不與朝政未有不關心國是者惟退居伊邇故一聞王殺管蔡而即作詩以貽王矣詳玩上下經文辟爲辟執政之位居爲退居封邑東爲王都之東去都甚邇而朝野所共知罪人斯得爲成王得管蔡而戮

之王出郊爲出郊往迎周公皆一一通貫毫無疑義前儒解金

縢往往得此失彼以致經文齟齬不可合若許氏札記之言本

不容辯今辯之者仍辯僞孔也以吾前辯僞孔出郊之解未盡

也

召公以成王定鼎郟鄏而得吉卜於是懼王信卜而不修德乃作

召誥一篇篇中反覆言成命之不足恃惟敬德始可以祈永命

世儒不解其義徒以爲誥戒之常言於是言天言命皆成惝怳

矣余故爲召誥解以正之篇中句斷亦多錯誤如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九字當句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別爲句而解者

以惟王受命爲句則上文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之茲字不

可解矣況君奭曰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顧命曰皇天改大

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二經有明證乎又如今天其命哲命

六字當句吉凶命三字當句歷年知三字當句今我初服宅新邑別爲句而解者今天其命哲爲句命吉凶爲句命歷年爲句知今我初服爲句而解之曰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何如耳則命王以哲四字已不成文而哲也吉也歷年也皆從永命一邊說中間忽插一凶字就墜命一邊說亦爲不貫又且皆不可知四字是無故添設而所可知者今我初服何如耳語亦糊突無謂若從吾解則曰今天其命哲命今天其信已命我以哲命乎吉凶命歷年知吉凶之命必待旣有歷年而後能知之非今日得吉卜之所可恃者故下云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言我今日正在初服猶之生子正在初生之時惟有速敬厥德王果用德卽可以祈天永命猶之當子之初

生而自貽之以哲命也何等直截了當又況以文義觀之上云自貽哲命下云其命哲命正復一氣相生自爲證佐不知解家何故必離下哲命字以哲字屬上句以命字屬下句坦坦周道自種荊棘眞使人不可解也

洛誥乃命寧予毛大可極駁蔡傳謂古今自婦人歸寧外豈有寧禮耶按尙書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儀禮覲禮明云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後漢肅宗詔引之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此寧字與尙書寧字正是同義且大可但知婦人省父母爲歸寧而不知男子省親亦曰歸寧如漢書哀帝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後漢書陳忠傳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又陳重傳（獨行傳）同舍郎有告歸寧者唐人猶知之屢見諸家詩集中宋史容

山谷外集注引九朝通略元豐二年太學生鍾世美得假歸寧是宋時尙有此語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寧予寧爾其詞旣同秬鬯之賜其禮又同此豈可異解乎蓋平王之賚文侯以秬鬯正用成王待周公典禮也

予不敢宿蔡傳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其注顧命云宿進爵也愚按此宿字當解如論語不宿肉之宿蓋秬鬯取其香氣時久則氣散故不敢宿而即禋之於文武也小爾雅宿久也廣雅宿留也

吾嘗謂君奭爲周公定洛後答召公召誥之書小毖爲成王悔悟後答周公鴟鴞之詩皆別有說

君奭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多方

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同是庸釋同是稱天自當同義而注家異解何也蓋庸釋者舍而不肯眷顧之意二字連文不當一處解庸爲容一處又解爲用一處解釋爲捨一處又解爲去之也多方庸釋易明君奭亦與同解言天雖不可信而我武王實能延文王之德則天亦不忍舍而不眷顧我文王之受命也

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東坡書傳云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若馬牛風逸臣妾逋逃而聽其越逐則軍或以亂亦恐姦人規亂我軍故竊馬牛誘臣妾以發之禁其主使不得捕逐則軍自定得此風逃者當敬復其主我當商度有以賜汝若其越逐與其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按蔡傳大意與此同皆非也

夫軍中安得有臣妾哉苟有臣妾而既各居其所不動爲法又安得有逋逃之臣妾哉且所謂得此風逃者何人乎若軍伍中得之而敢不復其主是自相攘奪之亂軍矣豈周初魯公之行師而漫無軍政至於此極乎若他人得此而來復我軍中則何爲不賚來復之人而反賚汝乎汝者汝軍人也必無指他人之理蓋馬牛臣妾者民閒之馬牛臣妾也大兵所過民情必甚惶惑我雖秋毫無犯而民之有奔避遷徙者固情所必至於是當擾攘之時遂或有風逸之馬牛逋逃之臣妾亦勢所必然故公諄諄然戒之曰汝無敢越隊伍而追逐之若既得之而能迹其原主而還之則我當商度所復多寡之數而有以賚汝乃或越逐之或得之竟私爲己有而不還原主汝則有常刑矣至於敢爲寇攘踰人垣墻馬牛本未風逸而敢竊之臣妾本不逋逃而

敢誘之汝則有常刑矣上是因風逃而據爲己有下是不風逃而奪人所有後刑必更重於前刑而皆曰常刑者蓋刑法載在令典軍人肅曉故但云常刑耳嗚呼後世軍無紀律擄奪牲畜擄掠婦女甚至殺平人以爲功級所過之處野無靑草民毁官兵甚於盜賊行師之慘極矣是時固不至是然而防患未然所以誥誡訓飭之者周至如此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也左文十八年傳史克引周公作誓命曰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按誓命有云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正與此常刑相證明

今文中雖全篇通暢易曉必有一二語不可猝解者乃至極淺易如文侯之命時已入東周矣極晚近如秦誓時已半春秋矣而讀其書詞必不能無藉傳注況周初乎況唐虞夏商乎古文無

篇不易解其有不可解者即是劉竊書傳中之引尚書者此豈一口之所能愛憎者乎而曉曉者何爲乎

今文尚書不外婉曲渾厚四字古文尚書不外徑直淨薄四字

尚書但紀月日不記年歲此必古史官自有一定之例非後人所能測議者如堯典之正月上日月正元日牧誓之時甲子昧爽康誥之維三月哉生魄多士之維三月多方之維五月丁亥顧命之維四月哉生魄其體例無不然者乃至呂刑云王享國百年則是舉年壽爲言實不言穆王即位幾年也金縢云既克商二年則是紀勝殷以後實不言武王即位幾年也惟洪範有維十有三祀之文則又別開一例蓋是篇記箕子之言稱年爲祀史臣恐混周年於殷祚故特變文云維十有三祀若曰雖稱年爲祀而實我周武王之十有三年也變文而非恆例然今文尚

書中紀年者亦只此一見耳

僞古文尚書不知古史體例遂於伊訓有元祀太甲說命有三祀太誓有十有三年畢命有十有二年無知妄作不必詰者

書序斷非出自先聖其所云往往與本經背謬如謂成王作康誥與經中朕其弟顯然不合世儒以漢學力辯而迴護之至以孟侯爲周公呼成王以朕其弟爲周公呼康叔而復以王若曰謂是周公述王之命顚倒錯亂無一是者斷當以宋儒說武王作康誥而篇首爲洛誥之錯簡萬萬無疑也則序所云非也序又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方按經文以移邇遐逷爲昔者之事則殷民之遷遠在成成周之前故召誥云庶殷洛誥云毖殷安得營洛既久始遷殷民乎且成王周公之稱之者曰天邑商曰殷獻民曰多方之義民何嘗輕賤之而以爲

頑民乎則序所云又非也至其逸者如五子之歌如旅獒諸序與僞書合而與他傳記所說不合蓋僞書依序作僞而不知序之不盡合也

西河論經亦自有的確不磨處而盛氣指斥如販夫裸罵村婦拍手者此何爲也若删其一切閒文與自造典故及故求立異以攻朱子者剃膚存液未始不可開悟後學嗟乎安得有心明眼人一整理之

讀書何可拘執成見但求其是卽是善讀書者近時諸家拘拘於漢學一字不肯攙入唐宋而注尙書家尤甚古文旣已爲僞舍之可也而因此遂謂今文中亦有爲梅氏所改易者凡㴱他書引尙書與今本異者卽依他書改易今本或增或删或移或易嗚呼此亦焚書之日矣夫古人引書原自有以己意增删之者

謂尙書爲梅氏所竄亂而梅氏未嘗點竄他經也則他書之引
他經者亦多異同其又何說以處此吾嘗謂諸家盛尊漢說而
其氣象只是三家村夫子何嘗有漢儒學問漢儒注經明知其
譌誤者亦必注之曰當作某或曰衍文而已未敢向經文中以
己意改易一字而今則筆則筆削則削無所不至可謂尊漢學
者乎其注尙書必以鄭氏降而至於馬氏又降之則王氏而已
然而三家之書無一存者采摭雖極博不過萬分之一而奉奇
零斷續之文字字而疏證之以爲漢學眞大可笑也　凡古人
著書往往存二說引其注者或偏舉一說古人注書往往前後
異義引其注者或但稱一義古人注書往往稱一語而駁之而
正之又或旣駁之復爲釋之引其注者或但引其所稱而不復
載其駁語或但引其所駁而不復記其釋詞此皆事理所常有

者今但見徵引而未見全文吾惡知其所云馬鄭者果即馬鄭意乎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二

